



乡愁

青稞

□ 殷若虹

青稞,深情而难忘的植物;青稞,优雅而动听的牧歌。蓬勃旺盛在雪山脚下的春风田园,挺拔茁壮是我那慈祥阿妈栽种的希望。在蓝天白云下的温馨家园里,青稞是滋养我们在草原上成长的食粮。

在偶然的一次巧遇中,我与青稞在异乡的都市里相见,它被打扮成了靓丽的青稞爆米花,引人注目地放置在繁华的超市货架上。热情的礼仪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,时尚的着装让人感到赏心悦目。

那清纯帅气的模样,让我联想起雪山峡谷的扎西小伙,第一次开上拖拉机到城里的情景,总有些新奇和兴奋,又带着梦想和憧憬;那羞涩的面容,还让我想起来自草原上的美丽姑娘卓玛,第一次唱着牧歌到豪华演唱厅献艺,总有几分惊诧和喜悦,也让人感到欢欣和振奋。

哦,青稞爆米花,你是在都市邂逅的老乡。当我伸出双臂把你搂进怀里,犹如接过家乡的那一碗青稞酒,醇香甘冽勾起我的乡愁,涌动的情感回到了香格里拉。温馨的家园里酥油茶飘香,阿妈还送上酸奶和糌粑,阿妈的吉祥祝福,时刻萦绕在我的心房,如同年年岁岁飘荡在青稞地里的春风。

我不会忘记青稞,它总是从阿妈粗茧的手心出发,义无反顾地走进乍暖还寒的泥土,萌芽和分蘖在阳光雨露下。拔节扬花是阿妈辛勤劳作的希望,丰收在望是阿妈幸福的畅想。当高高的青稞架背负起金秋收获,阿妈又总是簸的簸、扬的扬,让青稞顺着意愿归入粮仓。

记得那一年,我用牦牛驮上沉甸甸的青稞翻过了雪山,从金沙江畔娶回了我可爱的新娘。在草原深处我们安下了家,我和新娘点燃了炽热的火塘,星光连接着火光烘炒青稞,磨出了可口香甜的青稞糌粑。

在相亲相爱的岁月里,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,年年播种青稞,年年喜获丰收。在同甘共苦的道路上,我们走过青稞吐穗扬花的季节,走向青稞灌浆成熟的时光。年复一年始终朴实无华,几经风雨的青稞得到了希望,和我们一起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,一起在青稞地里放飞着梦想。

而今,就是这个香格里拉水土滋养的青稞,在都市摩天大厦的电梯里被吊上吊下;就是这个土生土长的青稞,乘坐上飞机、高铁和邮轮周游在五湖四海。

至此,我怀着岁月的感慨,凝视着眼前的青稞爆米花,更想念故乡的阿妈。阿妈还在守望着绿绿的青稞地,盼望着一个金灿灿的时光……

城里

夜归人

□ 陈丽娜

这几天,随着日照北移,昆明的天黑得越来越早了,晚归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

晚上11点,我提着电脑包,边回家边回忆着刚刚写完的、还没来得及校对修改的内容。脑子从混乱到清晰,又从清晰到混乱,一些困惑的地方依然困惑,没有解决的问题萦绕在脑海,越想解决它,越想不出合适的方法。

那么,好吧,就享受这难得的夜吧!到处静悄悄,喧嚣的浪潮已经退去,周围的一切都在为进入梦乡做准备。在这样一个凉意袭人、微雨蒙蒙的秋夜,夜深露重,鸣虫蛰伏,单位里只听得见风声微微的喘息。雨丝隐隐约约朝脸上扑来,丝丝凉意正好唤醒我的混沌。

夜里,行人已稀。路灯似乎格外昏黄,它们在道路的上空沉默不语,看尽了灯下日复一日的奔波和忙碌,此时终于有了片刻的宁静。灯杆的影子格外绵长,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。偶尔有电动车从远方悠悠而来,车灯就是开路的勇士,在昏暗的路上开辟光亮大道。电动车似乎并不是那么急,晚就晚了,再晚一会儿也没什么吧!几辆轿车、的士飞驰而过,司机们都很忙吧!

如果再早两三个小时,夜归的人会很多。大家在公交上、地铁上、电动车上、私家车上、人行道上。有的人早出晚归,早上8点出门,这个点已然疲惫了。有人说,早上满血出门,想的是如何征服这个世界,晚上已被世界干得服服帖帖。

晚上,公交车上的人们坐姿各异:有

的抱着双手,头靠座位,闭目养神;有的刷着手机,看新闻、打游戏、聊天;还有人像我一样,总是看着窗外愣神。是不是每个晚归的人都有晚归的故事?也许,奋笔疾书写文件,刚好写上结尾;也许,和客户谈工作,刚好吃个饭,增进一下感情;也许刚好做完一单生意,兴冲冲回家;也许事情远没有做完,做到夜晚,就是为了延长时间,让时间连成片,才能深度思索。车上上下下的人们逐渐稀稀拉拉,窗外的广告牌依然璀璨,变换着场景,但明显寂寥了许多,对于车上的行人们,多少有点曲高和寡的意味。商铺、饭馆现在都还开着亮堂堂的灯,等待着最后一波主顾。

今夜,城市的脉络格外清晰,这个时候,我们才能把心脏贴近这座城市,感受它的温度;才能伸出手,触到它的皮肤。为了融进它奔流不息的血液,为了奔向我们心中的美好生活,我们曾经屡败屡战,挑灯奋战,不舍昼夜。但是,无论多忙,我们也需要给自己放假,允许我们去开开小差,让我们有足够的精力去舒活筋骨,保证第二天又满血复活。比如,在这样一个晚归的夜晚。

夜晚的归途中,我们的精神是自由的、放飞的。夜晚是我们的,我们也是夜晚的。趁着这夜归的旅途,小憩一会吧!歇一会,慢一点,效率除了速度,还需要想象和自由,有时候,慢也是一种快。那么,放飞一会大脑,放飞一刻自我吧!这样想着,我长舒一口气,放弃了熬夜的想法,向家里奔去。

小说

西湖游记(连载)

□ 周善甫

一位女郎,这么清早晨,独个到茶室默坐,已够纳罕。而她的穿着,也似乎不太寻常——黑哔叽的短旗袍,黑的短袜,黑的半高跟,乃至搁在桌上的一双薄丝手套也是黑的。要不另有一条红得刺目的束发缎带,定将被认为是个居丧的人。

年纪只二十三四,脸型和骨骼,都透着无可隐藏的秀媚之气,似乎整体全是由锋利的刃口削出来,没有任何部分像出于模塑或揉捏。而神情却异样冷漠慵懒,没有一丝在这样年纪所必具的娇艳生动。

多少天来,看惯的是浮华场中的喧笑,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冷然脱俗的形象,一下就引起我的注意。

她坐了特别靠近临湖的窗。窗槛那样低,可以让她自如地临波凝睇。桌上一盏加过奶的红茶,满满地冷在那里。她默默进行着的,是一项令人讶然的动作:看她只管漫不经心地把小碟子里的冰糖莲子一撮撮取将来,一粒粒让它从指间落向水里去。下去几个,水面就荡开几圈漪沦。已抓空了一碟,第二碟也快给抓完了,侍者竟也行所当然地送上第三碟去。我伸头向水面看看,也不见有什么鱼儿喋接。

初儿,我不胜诧异,后来想想,大地方嘛,就有那么个陷溺于自家特殊情操里的人,也许并不足怪。看她这样神游物外,几曾放我在眼?何劳我窥猜别人私衷。

于是,我撇开对她的注意,正掉头想去继续作湖山的欣赏。黄家的小厮却进茶室来找到了我。敦促回去吃早点,说一家都等着。虽昨宵余愧又重上心来,但无计再事推宕,迟早省不得要见这一面。没奈何,只得跟小厮回来。

早点被安排在客室里,老着脸,挪步进去。

“进门看脸色”,黄老对我的态度,不但没有一点点不满或轻夷,乃至也不像昨天初见时那样“约之以礼”。老人舒适地躺在长沙发里,蔼然拍拍邻座,要我坐近

他。并着意用很自然很随便的口声询问:

“没有太不舒服吧?在我这样的年纪,就受不了这样的酒力了,非睡翻两天不可。你却一早又溜了。”

从这极显寻常的寒暄里,我明白,我已不再处于生硬的环境中了,便咽下业已准备好的套语,也较为落落地说:

“好醉!讨你们见笑。”

“见笑!”老人因我仍存有客气而慨然了:“我在湖上三十年了,不知做了多少游人的向导,可是就没有碰上一个像你一样,对湖山这样一见倾心、忘形情迹的……”

他边说边把桌上的一份点心推向我:“莲羹,这对醒酒有好处,来上一块自家蒸的蛋糕更好……我正替西子湖庆幸得一知己,你还怕我‘笑话’,这就太不我知道了。”

清香甜润的莲羹,确然对胃。我以极好的心情畅然受用。心想:自家一时荒唐,却被这位纯真的老人作此过高估计,由滥醉而获致赞扬,怎生受之无愧。但,当会,既大大解脱了怍于失检的尴尬处境,便也乐得把来权自解嘲,囫囵受下。而对这位老人什么都从好一边想的雅量,及江南人物的如是细腻不俗,也觉景敬不已。

于是,话便讲投机起来,老人越谈越有兴。锐身自任,这十天内要陪我重新跑遍湖上每个地方。接着,他以“杭州通”自命,为我拟定了一份游览日程,这日程的特征是先迂徊外围,最后才攻取核心。他滔滔论证这是别出心裁而合理的顺序。对这充满自信的安排,我当然毫无成见地全盘接受。他还抱歉地提出两个条件:一、他清晨惯于晏起,并且不欲放弃精洁的家治早点,每天只能从十时开始我们的游程。二、他近来已受不了车行的速度和油气,要求尽可能策杖缓行。对这两点,我更毫无异议。

并决定,就在当天早点之后,便开始我两人的第一天的游程。

载自《风雅儒者 文化名人周善甫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》 (未完待续)

闲话

风中奔跑的人

□ 王太生

李汝珍小说《镜花缘》中,有一段关于古代大风的对白,宝云把奶公叫来问乡下的事情。奶公说:“别无新闻:只有去年起了一阵大风,把我院内一口井忽然吹到墙外去。”

当一场骀荡大风,吹散暑天的溽热,吹落萧萧树叶时,苏轼站在浩荡大江边,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:千堆雪。

古代的大风,与何人狭路相遇?“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”,一个身形潦草的诗人,拄着拐杖站在风中。

我没有见过古代的大风,却可以想象风像游龙一样,在古代城池、房宇间游荡的模样。我所在的城市,是座古城,风从海上来,从城的上空呼啸而过。每年,当大风来临,那些五颜六色的布质招幌在风中招摇,孩子们总是兴奋地在风中奔跑。此刻,家庭主妇无论在忙些什么,都会丢下手中的事情,磕磕绊绊往家跑,急急忙忙收起那些翻飞的、晾在外面的衣被。

风,吹来近处花香和远处的味道,把一地碎叶,抛洒得纷纷扬扬,如乱舞的老庄蝴蝶。稼禾应声倒伏,窗棂间发出呜呜声。

大风原本没有名字,就像乡间的孩子,它们来到这个世上,依次叫小二、小三、小四……以致后来,被赋予了人的脾性。

古代的大风,《浮生六记》记载,“琉人每言大风,必曰台飓。按韩昌黎诗:‘雷霆逼飓’,是与飓同称者为。”

大风也有性别。“男孩子的风”莽撞、任性,来时气势汹汹,蛮劲十足,既发脾气又打滚,他带来豪雨如注,顷刻间,淹没了城市和乡村。“女孩子的风”文静,磨磨蹭蹭,期期艾艾。此时,天空中飘着淅淅沥沥的雨点,慢腾腾地,不愿离开。

风中有奔跑的女人与大笑的男人。
在唐代,有一个叫寒山子的诗僧,隐居浙东天台山中,“桦皮为冠,布裘弊履。或长廊唱咏,或村墅歌啸”,这样一个站在风中大笑的男人,把诗写在树叶和石头上。有一次,寒山问朋友拾得:“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骗我,如何处置乎?”拾得说:“忍他、让他、避他、由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,再过几年你且看他。”

每一个大风季,风总是把那些树吹得东倒西歪。风没有形状,把它的龙飞凤舞的字迹,非常潦草地写在树枝、叶子上。那种看不见的力量,倒伏站立,静止成凌乱的头发。我在一棵千年柏面前,看到一棵树,被风不断改变的生长形状。

风中的城市,呈现的不仅仅是狂野,也有它细腻和飘逸的一面。少女的风中长发,吹得纷纷扬扬,风消失在无影无踪的地方。有一次,我站在窗口,看到一对恋人在风中疾跑。像这样的爱情,只会在他们日后的岁月中珍藏。

在某个大风天,我认识的诗人老C,兴奋得像个孩子,他站在风中哇哇大叫。嬉皮的风,把老C的一蓬稀疏的头发掀起,露出光溜溜的头皮,诗人也就顾不得许多了。

人生的某一阶段,风和雨曾经来过,待到枝头渐渐平静,一切都回到原来。

有时候,我们需要一场激荡的腾云大风的,把那些欲望的纸屑、无绪的烦恼随风吹跑。风雨过后,有人清理着,那些从树上掉落下来的残枝败叶。积水,打着旋儿,流入水道……

风带来什么,又吹走什么?年轻时,我们谁也不知道。风过后,只是将一捋被风吹乱的头发。

从前的大风和青春一起消散。是否记得,谁和你在风中一起奔跑?